

〔日〕森村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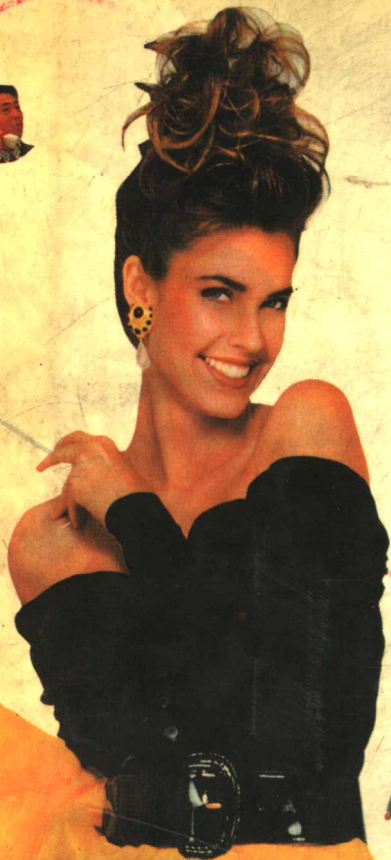
著

韩贞全

译

漩涡中的人

XUAN WO ZHONG DE REN



山东文艺出版社

漩 渦 中 的 人

〔日〕森村誠一 著
韩贞全 译

序 章

1

1971年5月某夜。海上自卫队敷设舰“能代”号(四千吨)秘密地从横须贺港起航。在横须贺港装载的货物,是芯线直径约为二厘米的导线——外部保护层是绝缘物体马来乳胶(一种橡胶质)并且再缠上黄铜狭带或镍铬合金狭带,这是供浅海、中海、深海用的海底电缆,总长度达二千公里。

“能代”号绕房总半岛来到太平洋,便沿列岛北上,通过津轻海峡,直抵日本海。知道“能代”行踪的,只有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海幕防务部长、能代号舰长三人。即使有人怀疑它的去向而想跟踪追迹,必定会被“能代”以每小时二十海里的速度甩在九霄云外。

“能代”舰影杳然消失在惊涛骇浪之中,消失在“云烟万里的深处”——这一稍微古老的形容所能最贴切地描绘出的充满无限奥秘的远方,之后谁也不知它的去向。

2

少女出于居住二楼的一种安全感,开着窗子睡觉。不过这是一种失策。可是初夏馥郁的夜气,好象连睡梦中都觉得芳香,所以觉得关上窗子实在太可惜。

一个黑影，沿排水管爬了上来。大概白天从晾晒的衣物早就确定好了，这里是年轻女子的房间。黑影的行动没有一点的踌躇和徒劳。从排水管爬上阳台的黑影，在窗边伫立了一会儿，从窗缝里窥视一下室内的动静。

确认室内的人已经睡熟之后，那个黑影便将手伸进窗缝儿，慢慢地、悄悄地把窗子推到自己能够爬进去的程度。当终于把缝隙扩大到能够钻进去的时候，那黑影再次窥视了屋内的动静，就秃噜一下闯入房内。然后，把窗子紧紧地关上。

闯入者蹑手蹑脚，凭着睡眠中发出的呼吸声朝床边悄悄摸去，很快看到了床上酣睡的人。尽管灯熄着，但凭着从窗外射进的微弱光亮，室内亦能隐约可见。乌黑的秀发散乱在枕边，遮盖着侧身酣睡着的脸。被子卷起一半，从睡乱的睡衣里，可以窥视到形态优美隆起的胸部。它正伴着酣睡中的呼吸，有节奏地上下起伏。

年轻女子毫无防备的睡姿，越发煽动起闯入者卑劣的性欲。早就垂涎三尺的他，配合着那睡眠的呼吸节拍，开始了他那侵犯的行径。或许是在做梦吧！她好象在协调着他那进攻的锋芒。

她在天下太平的酣睡中，正在做着—个甜蜜美好的梦。她一时还不能分辨出是梦还是现实，只一种明显的不适使她清醒后，却为时已晚了。

“你，谁？”当她想叱责时，嘴却被一只厚重的大手紧紧地捂住，身体的中心早已被侵入者的进攻矛头所侵入。之所以醒了，与其说是由于对侵入者的愤怒，不如说是对他发自内心的恐怖。这使她失去了抵抗。

侵入者利用她的不抵抗，随心所欲地奸污了她。那是一种

贪得无厌的行径，宛如一条饥饿的野兽隔了很久很久才好不容易地找到了猎物。他的贪婪、他的卑鄙，好似准备忍受在找到下一个猎物前漫长的饥饿时的疯狂，致使他不能不手忙脚乱。

以为终于满足了，可又开始了贪婪。确实是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好不容易刚结束，就去寻找冰箱里的食物。

一填饱肚皮，新的欲望又升腾起来。侵入者离去的时候，已经接近黎明。

“要想活命，就不能告诉任何人。记住！”临离开时，侵入者没有忘记在她耳边留下恫吓威胁。

3

19××年6月×日，当时的执政党民友党，向国会提出了以该党负责国防事务的议员为中心整理的《防间谍法案》（国家机密法案）。该项法案由于从根本上侵害了言论、表现、报导自由等民主主义的内容，受到大众传播（报纸、广播、电视等）言论界、学者、律师、文化人、市民团体等方面的强烈反对。一场阻止该法案的联合斗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结果，由于国民的强烈反对，此项法案在本次会议上遭到否决。然而，本法案的促进派们却大为恼火，蓄满愤恨，说什么没有保卫国家安全的这种法律，就不能维护独立国家体统云云。并摆出要在下一次国会上一决雌雄的架势。

叮当叮当事件

1

从火车站前乘车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告诉司机所去的地点，对方也不理睬。还没等关上车门，司机便踏动起动器，蛮横地开走了。驾驶汽车时也没个好气，每当起动、停车、转弯时，乘客身体都是前俯后仰。车内又充满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怪味儿，是否是已下车乘客残留下的体臭也不可知。新城心想，反正路程不远，就下决心默默忍受着。坐在他旁边的妻子，身体缩成一团，好象对这种粗暴驾驶行为感到格外地恐惧。

排了很长时间的长蛇队，好不容易等来的两个乘客，却是只去缴付最低基数运费的近地方，司机或许因此而动肝火。从后部望去，他已至中年，背脊骨瘦如柴，朝着前方的脸部表情一点儿也看不见，只见他头发理得很短，下颚尖尖，后视镜里稍微映照进去的脑门显得越来越尖。肯定这是一位性格忧郁、古里古怪的司机。

新城夫妇平均两个月三次到这个温泉城市的自己的公寓——第二个家休息，但遇上这个司机还是第一次。他准备好了基本车费拿在手中，五枚一百日元的硬币，如果司机态度和蔼可亲，服务热情周到，就不让他找零钱了。然而今晚，看来非让他找钱不可了。

因为不是旅游季节，街上见不到几个洗温泉的客人影子。尽管早开的樱花马上要开了，但这个城市要呈现一派生机，还必须再过一个月。街道两旁旅馆的窗口里，也没有几个亮着灯的。

“黄莺已经来了吧！”妻子佐智子象自言自语似地嘴里嘟囔道。

“唉，你说什么？”呆呆地凝视着旅馆黑暗窗子的新城，没有听清妻子的自言自语。

“丝川河边上就要来黄莺了吧？”

“噢，该到那么个季节了吗？”

“附近的人们都说，往年到了二月这个时候，河边的树上就落满黄莺！”

“今年比往年寒冷，而且丝川河畔又正在修人行道。恐怕因为修路工程把树全砍伐掉了吧！”

新城歪着头沉思。丝川河边的黄莺是这座城市的春天的使者，他们每年都愉快地盼望着它们的到来。

“黄莺一来，这个城市就渐渐地生机蓬勃起来。”

“虽说是那样，可今晚也显得未免太沉寂了吧。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的影子。”

虽说时间还不算晚，但还在营业的商店却寥寥无几，街上也看不见行人的影子。是由于新干线这条高速铁路的开通过于方便的原因，还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客流发生了变化呢？这个在日本屈指可数的温泉城市，近年来客人也明显地减少了。

把这座依山傍水、山青水秀、风光明媚的温泉城市作为第二故乡而加以热爱的他们，看到城市的这种冷寞的样子，不禁担心起来。

汽车嘎噔一下停下了，前面亮起了红色信号灯。他们的公寓大厦马上就要到了。新城摆弄着手中的硬币，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

“讨厌！”突然，司机背朝着他们说道。

“怎么？”

新城对于司机的话感到莫明其妙。根本没想到是对着自己说的。

“我是说那钱的声音讨厌！真烦死人啦！”

司机再次态度粗暴地说道。

等弄懂了这话的意思之后，新城夫妇顿感哑然。原来司机是在朝他们发牢骚，是说新城手中玩弄的硬币响声讨厌。

并非一路上一直弄得叮当当地响。因为乘车路程很近，新城一上车就准备好了硬币付给司机。原来司机是对手中摆弄着钱的他发火的。

呆若木鸡、目瞪口呆的新城，顿时勃然大怒，再也不想坐这个车，受这份儿窝囊气了。虽然这里离公寓大厦还有一段距离，但他说了声“下车”，便催促着妻子迅速地下了车。

司机好象也没有预料到新城会反应得这么快。他显得很为难为情，等他俩下了车之后，就象逃跑一样一溜烟似的开跑了。新城想记住车号码，但它却转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

“坏了！”汽车从视野里消失之后，新城喊道。

“您怎么啦？”

“忘了要他找钱了。对这样蛮横无理的家伙，我是一分钱也不想多给他！”

“真是不讲礼貌的司机啊！”

“可能是个精神失常的人？那讲话方式根本不是对客人讲

话的。你看到他的名签了吗？”

“没有看到呀！你当时下车下得那么急……”

“太遗憾了！要是能知道他的名字、公司名称什么的，还可以去公司告他一状……”

“号码是沼津啊！”

“光沼津有什么用？正因为有了这种司机，这个城市才陷入一片沉寂的。”

新城无法发泄自己心中的忿懑，自从在这座城市里安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家，眼看都三年了，而碰上这种毫不讲礼貌的汽车司机还是第一次。因为标榜观光城市，所以这个城市里的出租汽车司机，一般态度都是热情友好的。

恐怕是最近从外地流进来的家伙吧。基本运费是四百四十日元，仅仅因为没有要回那少得可怜的六十日元，新城后悔得了不得。

2

“没有能查出刚才那辆出租汽车的办法吗？”新城仍念念不忘刚才那件事。

“我看算了吧！越想越不愉快。会把我们好不容易盼到的休息时间完全破坏的。”

妻子紧皱着眉头，她好象想尽快地忘掉那件不愉快的事。但是每当类似沼津号码的出租汽车通过时，新城便不由自主地去审视一番。在这个城里，据说有十二家出租公司的四百辆出租汽车在运行着。他真想一辆一辆地逐个去查。

新城隆明是位插图画家。他所画的官能性美女，散发着芳香般的魅力，博得了读者和作家的好评，眼下成了各报纸、杂志很受欢迎的颇负盛名的画家。

新城的经历颇有些起伏。从某二流私立大学毕业之后，先在一个小药品公司谋职，几年后应征悬赏小说入选，于是转变为作家。

当了作家之后，起初倒是不断地有作品发表，但始终没有写出很受欢迎的作品，于是作为一个二流作家开始沉默起来。

然而，作为消遣，自己在自作的小说里画上自己构思的画，结果，画比小说还受欢迎。读者的评价很高，同行们也指名要他的画了。

对自己的小说才能业已失去了信心的新城，因此下定决心转向了插图画。第二次转变，使他非常走运，现在他成了屈指可数的流行插图画家。

三年前，作为休息场所，他在热海市买下了第二所房子。最近，他工作繁忙，这里也成了第二个工作室。因为他不贸然地摆艺术家的架子，而是认真画出非常贴合小说内容的插图，所以作家们对他的评价很好。

断然地说，插图画家的使命，在于衬托作品。如果依靠画能引起读者的读书兴趣，可以说插图的使命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马马虎虎、随心所欲地净画些体现画家的自我主张，而与作品内容毫不相干的“艺术性”插图的话，读者将会感到莫名其妙，作家也会讨厌的。

插图，始终是作品的附属物。有了作品之后才有插图，而

不是相反。光插图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如果想画“独立的画”，就不必当插图画家了。

新城准确地看透了作家到底想在作品的哪一部分搞插图。猜度透了“原作家”在那一部分的作家心理。作家不同，对插图的喜好亦不相同，有的喜欢具体体现作品内容的插图，有的则喜欢抽象化、变形（非现实主义地歪曲形象）的插图。

评价新城的人中，尽管也有蔑视他为讨好作家的“画画儿的艺人”者，但是，谁也否定不了他是当代第一流的插图画家这一铁的事实。

4

那是“叮当叮当事件”后，大约又过了两个月，四月中旬的事情。那一天，新城正在热海市大街上散步。这个三面环山，只有东面面临相模滩的温暖的城市，已是一派初夏的景象。城里人盼望黄金周的到来，似乎显得格外高兴。大海亮晶晶的，秃山披上了绿装。人造海水浴场里，性急的游泳健儿们在兴高采烈地玩着水。随着季节的变化，这个城市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新城最喜欢这个季节的热海，从四月到五月，他几乎完全把画室搬到了这里。只是担任地区名目繁多的负责人的妻子不能同行，最近成了“单身赴任”的状态。要想拼命地工作，可以说这样更好。

海岸大街上高大的宾馆鳞次栉比。神社举行夏季祭祀时，各镇的彩车云集在这条大街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他大致的散步路线是，从海岸街的“宫松”前一带开始，沿海边人行道朝后乐园方向走，进入热海海滨公园，从大野屋前边出来，再

沿着和田川爬上山坡，穿过整个城市。

规模不怎么宏大的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比起有来历的史迹和神社佛阁等来，新城更喜欢那些渗透着庶民生活气息的胡同或小巷。在现代化的大旅馆或高层饭店的大楼旁边，有着当地人朴实而彬彬有礼的生活。那种生活令人留恋，令人神往，其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尤其傍晚时分，从美容院走出来的艺妓们，一边提起漂亮的客服衣襟，一边赶往宴会的那种行如烟云的袅娜美姿，是只有这个城市才具有的幽雅景致。即使是同样的风趣，这个城市也有着自已所谓女性作用的湿润似的风韵。历史和传统，不是把她们的沉着、娴静、风流魅力搞成了临时性的东西，而是造就得根深蒂固。

热海的黄昏，早来大约三十分钟，这是由于西边的鹰巢山、玄岳伊豆高耸的山脉使太阳早早落下。从这一点上说，这个城市损失了日照时间。

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晚霞与夕阳相互交织而成的黄昏时间才格外长。从海上渐渐迫近的暮色与从西山后面映射出的晚霞，微妙地协调起来，使得这个城市显得格外和蔼可亲。那是光和影的和谐，就好象正在进入夜间的这个城市在对短暂的白昼恋恋不舍一般。

信步走在城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建筑工程之多。都是些为数众多的建筑机械交织在一起的正式建筑工程，昨日的旧建筑物被拆除。翻斗汽车猬集，巨大的吊车插入云端，钢骨架巍然屹立。这里充满着走了红运的好似当地风俗习惯一样的生气勃勃的活力。

这样接连不断地新建和改建一座座楼房合算吗？这种担心，归根结底，可谓“杞人忧天”吧。可以说是外来人的一种多余的忧虑。

热海驱散了那种悬念，茁壮大方地日新月异，面貌一新。新城自从把热海作为第二故乡以来，发现了这个城市的无限的乐观主义。

过于方便的京滨线通车，使这个城市作为“东京的内宅客厅”的特色淡薄了。好不容易从热海火车站下车的旅客，也都去了伊豆半岛内地。高速铁路的乘客们，更是不屑光顾，只是过而不入。

温泉老化了，几天不下雨，就会变细。听说城里已有好几家要卖掉旅馆。平日人烟稀少，行人寥寥无几。

对于这种颓势毫不介意，新建、改建工程连续不断。节假日也好，黄金周也好，休息就好好地休息。人和这个城市都显得落落大方，不贪图暴利。正因如此，新城才来到这里想喘口气休息一下。因为它是自己热爱的城市，所以不禁有点儿担心，它过于豁达的乐天主义在全国各游览胜地的炽烈的生存竞争中能够生存下去吗？

然而，归根结底，这毕竟是还没有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生活之根的外来户表面的观察。

新城一边在心中翻滚着这些想法，一边心不在焉地散步。冷不防从后边传来了警笛声，才使他惊醒过来。一辆黑色的出租汽车从他身边一掠而过。车开得非常粗暴野蛮。在身边通过的一瞬间，司机的侧脸映入了他的眼帘。理得短短的头发，越来越窄的前额，尖尖的下巴，尽管是一瞬间的观察，但却是刻在他的记忆中的那副面庞。

是那个司机！当他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汽车早已跑出了老远。因为距离太远，车牌上的号码也看不清楚了。

新城欲追又止，因为即使要追也是枉然。而且，即使追上了，也不能再向他要回两个月前的零钱了。何况当时的不快之感，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淡漠了。事到如今，即使再把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旧事重提也毫无价值。不过当他死了这份心时，出租汽车突然停下了。它停在了一一个小而整洁舒适的旅馆前面。当新城走到车前时，只见从旅馆里走出来的一对男女坐了进去。不知怎么的，他觉得那辆出租车是旅馆叫来的。

男的是位中年人，身体很厚实。女的很年轻，看上去是一位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女职员。长长的头发，眉清目秀，十分艳丽。好象是公司的上司与部下之间的秘密幽会。这种人，现在都不去大型旅馆，而是悄悄地利用这类住家似的小型旅馆，以掩人耳目。

大概是对以象自己女儿那样年青的妙龄女郎为伴侣的事情感到羡慕的缘故吧，新城的兴趣不知不觉地由出租汽车转到这对情侣上。

女的先上，男的随后。男人的脸，因为调整姿势，朝他一晃。

“啊！……先生”。

新城认出了老相识的面孔，差一点儿叫出声，但他强忍住了。他之所以佯装不知，可以说是“武士的同情”吧。

那个男人也装作没有被新城发现的样子。载着这对情侣的出租汽车，好象故意向新城身上喷废气一样，一溜烟地开走了。因此，又未能看清出租车的牌号。如果向旅馆打听一下，准能知道出租汽车公司的名字，然而新城已没有那种兴趣了。

昙花一现的姐姐

1

无论走到哪里，视野中都有住家和建筑物。弟弟高次虽然已经累了，但却不说要回去。因为住家稀疏了，或许前面马上就有“好地方”。

“怎么样？还能坚持吗？”一男向高次道。

“没关系！反正不给康达找好墓地我决不回去！”高次固执已见地说。

“是啊，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如果现在返回去，那康达太可怜了。”

小兄弟俩一边相互鼓励着，一边继续骑自行车往前走。一男的提篮里有个木箱，里边盛着爱猫康达的尸体。虽然是一只极为平凡的猫，但对这小兄弟俩来讲，却非同小可。康达从生下来就被养在他们家，整整七年了。弟兄俩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把它视为自己家中的一个成员，精心饲养，无微不至，他们甚至感到与康达“互通感情”似的。

康达不知道在外边吃了什么，几天前就显得没精打采，似乎身体极度不适，滴水不进，终于昨晚断了气。他们虽然带它去医院看过，但已无济于事。据医生讲，是“年事已高”、抵抗力太弱造成死因。

即使动物死了，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埋在自己家附近。向城市环境保护事务所打去电话，想请他们来收尸体。但被告之：如果委托市环保事务所，每具尸体要八百日元的手续费，并且当“垃圾”处理。如果不愿意那样，就须委托专门给动物搞葬礼的殡仪者处理。

这两种办法，小哥俩都不喜欢。他们想尽量设法把康达埋在自家的院子里或者附近。然而，遗憾的是他家住市内公寓大厦里，根本没有庭院，而且附近也没有合适的空地。

“哥哥！咱们自己去给康达修个坟墓吧！”高次说。一男听后，虽然为之一震，但为了康达便欣然同意了。于是，小哥俩鼓起了勇气，决心自己动手，到郊外给康达修个坟墓。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兄弟俩把康达的尸体装进“棺材”，放在自行车上，就到郊区寻找墓地来了。

他们原认为很容易就能找到墓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他们怎么也找不着合适的地方。虽然已接近山影，住家也稀疏了，却仍然找不到完全没有住家的地方。他们走啊走啊，建筑物老是作对似地偶而零星出现。

好不容易到了没有人家的地方，可又有人的动静。满以为这里是理想的环境，而一进山林，又遇见了挖山菜的、打鸟儿的或自然观察组的人。

或许是星期日的缘故，日本列岛到处没有无人的地方，为了避开住家，躲避人们的注意，兄弟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山。终于视野中看不见住家了。没有人影，也没有通行车辆。冒险心油然而生，周围的山林也越来越茂密、阴森。

兄弟俩从公路走向了岔道。那好象是田间小道的岔道，很快到了尽头，自行车也没法再骑，于是他们便放下自行车，徒

步向山林里走去。突然，一只山鸟从脚下飞起，二人不禁吓了一跳，感到毛骨悚然。

“哥哥，就在这里吧。”高次好似有点胆怯地说。

“好吧。”心中也感到很害怕的一男，听弟弟这么一说，好象松了一口气，决定把康达的墓地选在那棵高大的树下。小哥俩用他们自带的园艺工具挖坑，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等掩埋上“棺材”之后，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

在这种地方，如果天黑了就麻烦了。在墓地旁做了记号之后，小哥儿俩就象被什么东西驱赶着一样，迅速地跑出了树林。

光阴荏苒，从那之后，一年过去了。康达的忌日到了。兄弟俩合计，决定去给康达扫墓。然而凭着记忆来到现场一看，发现已面目全非了。

首先，增加了成排的房子。一年前还是秃山和山林的地方，突然出现了阶梯式的住宅。去基地的入口找不到了。当时认为牢牢地记住了，而来到现场一看却失去了信心。

“唉！我记得确实是这个地方呀！”

“不对，我记得没有那座建筑物！”

“或许是这一年内新建的吧。”

“山的形状也不对嘛！我不记得看见过那座山。”

关于记忆，小哥儿俩意见分歧。就凭着模糊的记忆，他们摸索着进入了山林。总觉得与去年相比周围情景变了，他们毫无信心地朝深山走去。

“到底还是搞错了。”一男也开始灰心了。

“对康达来说，或许找不到坟墓更好哩！”高次也自言自语地说道。